

記奴兒哈赤之倡亂及薩爾滸之戰

李 光 濤

奴兒哈赤第一次的得志，即爲薩爾滸之役，此役的結果，只因明朝用人不當，才致三路喪師，而奴兒哈赤之得志，也只是僥倖，也只是偶然而已。此中理由，情節很長，須分上下兩節記之，上節先說奴兒哈赤倡亂的原因，下節再論薩爾滸的戰爭。〔按：奴兒哈赤乃彼在明代公文中自稱之名，清人始改奴兒爲努爾，今記明事，詞名專名皆從明代。〕

(上)

奴兒哈赤之稱兵倡亂，原以七大恨爲藉口，實則此七恨，不過都是些邊外的細故，俱不成理由。即如所謂「將我祖父無罪加誅」。此被誅之祖父，在當時亦只無名之「常胡」，其致死原因，乃死於亂軍之中，後來奴兒哈赤反利用了「常胡」之髑髏，以博都督之榮，〔萬曆實錄十七年九月乙卯，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揮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萬曆實錄，以下簡稱萬錄。〕又蒙龍虎將軍之封，同時更佩了建州左衛之印。彼奴兒哈赤因感「大明」如此殊恩，故嘗爲自誓之辭曰：「忠於大明，心若金石」〔北京大學藏天聰四年刻本諭〕。後來則因羽毛既豐，所以恩將仇報，忽然背明作賊，以臣叛君，惟恐無辭於天下後世，是以不得不湊合一些雞零狗碎之事，名曰七大恨，以爲稱兵倡亂的口實。此等舉動，自來逆臣造亂，都是如出一轍的，也不獨奴兒哈赤爲然，所以此處，也不必更加討論。特是奴兒哈赤蓄志謀逆的原因，不可不說，彼之陰懷不測，據明實錄朝鮮實錄的記載，起意已有多年，故關於謀逆的考慮，思之也非常之熟。因奴兒哈赤嘗備工內廷〔見後〕，其言語習慣，差不多已與內地人無異，所以對於明朝的內容，已無一不

知，而其時的明朝，對於邊外之建州，則反多隔閡，縱之行惡而不問。加之在此釀禍的期間，中國更有無數亡命（註一）之徒，都以「奴穴」（「奴」字，乃明代對奴兒哈赤之簡稱，下同。）爲遁逃淵藪，據萬錄四十二年九月壬戌，奴兒哈赤爲之特築一城，以招納此輩，稱曰蠻子城。〔此處曰蠻子，猶之南人指北人爲達子，皆習慣之辭，不足爲異。南人指北人爲達子，見朝鮮宣祖實錄卷三六葉四，南軍嘗稱遼東提督李如松爲達子條，又以蠻子稱南人，元朝原已如此。〕據明清史料乙編〔以下簡稱乙編、甲編、丙編〕葉四五二，投奴的叛人，大抵又全部「夷化」，〔「夷」字，不作別解，乃邊遠人民之稱。此種稱法，孟子一書，固亦嘗有之，如：「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皆是。〕卽以姓名言之，亦從彼人之稱，例如張守印番名麻喇赤，林學番名哈喇真，趙敏德番名亦力科之類。此都是些極平常的記事，據明稿、明實錄、朝鮮實錄，都記載很多，這裏也無須多舉。但只揀比較重要而又與奴兒哈赤關係最親最密的歪乃，介紹給大家，必使大家都能夠曉得當日奴兒哈赤寨內的文書，也是漢人掌管。朝鮮宣祖實錄〔以下簡稱宣錄〕卷七十一葉四十二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丁酉（三十日）南部主簿申忠一書啓訪問建州奴兒哈赤的經過有云：

〔十二月〕二十八日未時，行抵老酋家，直到木柵內所謂客廳。……歪乃等來見……歪乃本上國人，來于奴酋處掌文書云。而文理不通，此外之人，更無解文者。

此所云「文理不通」，據我所知道的，還有天聰六年實錄稿內七月初四日所記的大海，也有「而且不通」〔王氏東華錄作文詞敏贍。又王氏東華錄，以下簡稱王錄。〕的記事。不通的人，奴寨內竟若是之多。而這一位大海，也是掌管文書的，也是自「太祖」以來任事的。實錄稿內又記大海讀書云：「九歲讀漢書」。漢書卽指中國書，彼中既無解文之人，〔天聰五年閏十一月，始令八旗子弟讀書。見王錄。〕其實八旗子弟都以此事爲極苦，依然不願讀書。見羅氏史料叢刊奏上葉十二。最不像樣的，考取狀元，則以蒙古塞責。見同書奏中葉四三。俱不解文之證。又羅氏史料叢刊，以下簡稱羅刊。〕則此中國書，不知由何人授之？而此大海之求學，又不知求學在何所？此都成問題。依我的懷疑，大海是

否亦漢人，是否幼年時被擄，是否上學回家時在途中被擄？此皆不易辨。然彼等之擄掠學童，則是事實，朝鮮世宗實錄卷三十六葉五：

漢人徐士英來言：士英原住開原城外五里之地，與從兄張顯讀書鄉學，還家時，同被童猛哥帖木兒擄掠。

所不同的，「徐士英」三字，仍漢人之名，「大海」二字則番名之稱，然如前面所記之漢人歪乃，何以亦用番人名色？並明清史料內之張守印等，亦皆改番名，我之懷疑即在此。又大海在彼中，獨與劉興祚善，興祚本漢人，十二歲時被擄，在彼中多年，據實錄稿，興祚嘗偽死，謀脫歸中國，大海哭之極痛。興祚在奴寨，又名劉愛塔，愛塔二字，亦番人名色，只未去漢姓。興祚與大海不同，僅此一點，所以大海之來歷可疑，亦只此一點。姑略記於此，俟考。

大海，王錄作達海，清人筆記又或作薩海。大海嘗創造番字〔清文〕，又嘗繙繹過三國演義，未完而卒，以此奴寨內，曾稱大海為聖人。康熙中，「祭酒阿里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其時有一個韓葵，以為：「造國書一藝云爾，不可從祀。」見梁章鉅南省公餘錄卷二所引朱竹垞作韓文懿公墓碑。梁氏並云韓議，見有懷堂集中。這都是後來的事，可以不要多說，只是大海既嘗有聖人之稱，何以亦「而且不通」呢？

由此聖人亦「而且不通」的記事，則是奴寨內當初的人物，也就可想而知。因為奴寨內沒有比較高明的人物，所以彼「文理不通」的漢人歪乃，也就因此而為「入幕之賓」，替他運籌一切。除此歪乃之外，又有個會稽龔正陸，也在建州用事。不但用事，其在奴兒哈赤，且更有師傅之稱。見宣錄卷七十葉五，及卷一二七葉七。

此歪乃，此龔正陸，他們在當時既都名聞朝鮮，自然都非小可之比，自然都為建州所重，自然都與奴兒哈赤親暱，〔師傅之稱更親暱。〕自然大小事情，又無不相及的。因為此輩深悉中國內情，他們雖然「文理不通」，但如奴兒哈赤之愛讀三國演義，又愛讀水滸傳，因之他才聞見益廣，交結了無數的遼人叛將，當然是受了此輩之賜。而奴兒哈赤之利用此輩，破壞明朝，當然又更是鐵的事實。

因奴兒哈赤愛讀三國演義，於是其子皇太極〔朝鮮仁祖實錄四年十月癸亥，作

黑還勃烈。羅刊諭帖葉四，作金汗黃太吉。又仁祖實錄，以下簡稱仁錄。〕更喜讀此小說，我因為他們都有這樣的嗜好，所以特地裏撰了一篇「清太宗與三國演義」，專記奴兒哈赤父子們〔孫子順治也在內〕對於三國演義一書，因愛讀，因喜閱的關係，所受的影響。由此一文，可以看出他們當初的智識。又由此一文，更可以看出他們的破壞明朝，實因受了漢人的煽動。

因有了這麼多的關係，所以我對於「清太宗與三國演義」一文，已說過的，自然不用再說，至於沒有說過的，何妨在這裏舉一點例子，比如後文所記奴兒哈赤用計誘劉綎有云：「用杜松陣亡衣甲旗幟，詭稱我兵，乘勝督戰，綎始開營，遂為所敗。」此類的計策，本三國演義中的常套，彼乃從而學之，以敗劉綎。又如王錄，他們又嘗使用美人計，出名姝，捐重粧，以悅遼人，前之撫順額駙、李永芳、西烏里額駙、佟養性等，後之大凌河許多遼人叛將都因此之故，為他們所惑，以致做出了無數的喪心之事。此條美人計，大家當然都知道出於演義中東吳飾孫夫人以悅劉備的故事，他們也學得很澈底。還又有所謂曹操五日一大宴，以厚待關公的把戲，他們也曾依樣畫葫蘆，以厚待遼人，據王錄天聰五年十月戊戌：「上謂諸貝勒曰：大凌河官員，可八家更番，每五日一大宴，宴與今日同。」此外如釋總兵祖大壽之俘，則又學孔明之擒縱，曰：「可擒則擒，可縱則縱」〔羅刊奏上葉六及葉十九〕。又檢天啓實錄六年九月戊戌遼撫袁崇煥奏，有：「奴屢詐死懈我」之言。此詐死之事，在三國演義中，更多有之，例如周瑜詐死敗曹仁，皆是。諸如此類甚多。他們的揣摩行計，直如是之巧，所以又常常為得意之言，如云：「我國本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所謂揣摩的話，自然也只是揣摩三國演義而已。

最笑話的，莫如他們揣摩此小說，因為揣摩太認真，所以很有些上當的趣事，例如關公的顯聖，以及諸葛亮的空城計，他們也都疑神疑鬼的，以為真有其事，以為諸葛復生，所以往往一見即跑。據乙編葉四七九：「〔敵〕至張秋鎮，羣奴見城上有紅面大漢，身披金甲，手執大刀，奴賊未敢進城。」又同書葉五五二，關於內黃縣的城守，有空城待敵，敵過空城而不入一類的記事。像這一些的笑話，大家都應該注意，由此笑話，則可見他們當初的知識，真是太簡單可憐。至於他們知

識太簡單的原因，亦自有故，因為奴兒哈赤出身太微賤。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奏本云：

奴曾原係王杲家奴，在昔杲懸首藁街時，奴懷忿恚，尋即匿名，傭工禁內，窺闚多年。

曰家奴，曰傭工，自然都很是極微賤的。因極微極賤，所以和他同類的卓古，亦差與爲伍，宣錄卷一八九葉一四：

忽溫曾卓古等，往在癸巳年間，相與謀曰：老可亦以無名常胡之子，崛起爲酋長。……我輩世積威名，差與爲伍。

朝鮮實錄內的老可亦、老乙可亦、老羅可亦、老酋，俱指奴兒哈赤。此奴兒哈赤當時亦自知出身微賤，恐怕人家瞧不起，因此，他又嘗僞稱蒙古種，以欺哄朝鮮。蓋蒙古乃大元之後，比之無名常胡，則又光榮些。宣錄卷二百八葉三丁未〔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己亥北道兵使馳啓：

慶源府使馳報內，老乙可亦差慶胡三名說稱：我原是蒙古遺種，專仰中國。

先是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內，奴兒哈赤嘗以「天朝」除拜都督十年，龍虎將軍三年，誇示於朝鮮〔宣錄卷七十一葉四十一〕。至是又以「專仰中國」，明告朝鮮。用意所在，不外憑藉「天朝」的名號，欲圖見重於朝鮮，使朝鮮不得不加以注意。故宣錄卷一四二葉一八記事，亦爲慰悅之辭曰：「今汝老酋，既受天朝之職，則體面差尊，與北道之胡萬萬懸絕。」因體面差尊，於是奴兒哈赤又憑此體面，欲求受職於朝鮮，據朝鮮的意思，則以爲：「何敢以本國之職，加於天朝賜爵之人」〔見同上〕。至於奴兒哈赤向朝鮮求職的作用，據他的恆言，則爲「俺圖名不圖財。」此所云圖名，自然是實情，不過他每每圖名的動機，總是利用明朝的名號，以成其名，比如他的聲勢能夠威行於西北諸部，也只是仰仗「天朝」的寵榮，才有很大的成就。因為奴兒哈赤嘗自稱女真國龍虎將軍〔宣錄卷一四二葉一八〕，所以諸部聞之，莫不懼服。而此女真國之稱，又很可以看出奴兒哈赤生平的伎倆，於朝鮮，則自曰「蒙古種」，於諸部，則又自稱「女真國」，則是關於他的根柢，似乎有些不明。〔後來皇太極亦有此類的事情，如請朝鮮割還兀良哈，則自

稱金國之後，與兀良哈爲同種。如向明朝求和，則又自稱非金之子孫，因明人嘗以宋金覆轍爲言。〕不但我們現在說這句話，卽如當初與他比鄰的朝鮮，對於他的來歷，也有些不明。宣錄卷一二七葉二五：

老酋根脚，不能詳知。

朝鮮且云「不能詳知」。則「老酋」的根脚，在比較稍早的時期內，必有過很多的詭祕，此詭祕的內容，自然與他的出身微賤有關。只是後來年久了，真相也會漸漸明瞭的。朝鮮光海君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卷七九葉二〇九甲寅〔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小注：

建州夷酋佟奴兒哈赤，本名東撻，我國訛稱其國爲老可赤，此本酋名，非國名，酋本姓佟，其後或稱金，以女真種故也。或稱雀者，以其母吞雀卵而生酋故也。今者國號僭稱金，中國人通謂之建州。

看了此條，雖曰真相漸明，然猶有粉飾之辭，如云：「其母吞雀卵而生酋」。乃東北部族自古有之之神話，非奴兒哈赤之故事。所以我們研究奴兒哈赤父子的歷史，往往很是費事的，若依了清人官家的記載，敘述起來，自然比較容易點，獨是他們早年的許多委曲，又如何會曉得呢？

委曲之事，還有關於朝鮮練兵都司胡大受差官余希元因事至建州所得奴兒哈赤面致之辭，亦可記在下面，以見彼之所謂「學好」的情形。宣錄卷七十三葉十五：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二月初七日至建州……老乙可赤兄弟，卽設下馬宴，老乙可赤說稱：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後十三年，不敢犯邊，非不爲恭順也。

又云：

我之學好明矣。……老爺此等事情，稟報於軍門，使之題本聖上，知我恭順，則心願足矣。

旣曰恭順，旣曰學好，何以後來又不恭順，又不學好呢？依前文記述的解釋是，總只因奴兒哈赤後來交結了漢人太多之故。此等漢人，在內地的時候，大概都是些失意之徒，換言之，也就是一羣不良之人，所以才不顧一切，而「北走胡」的。

一到了彼中，他們便改換了心腸，改換了面目，甚至於連本來的姓名，也都改換了「胡人」的番名。可見此輩漢人，真壞極了。「跟好學好，跟壞學壞」，奴兒哈赤日與此輩在一起，自然也日與此輩討論些今古之事，他們所討論的，又不外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一類的小說，因而才把一個奴兒哈赤教壞了，因而他才不恭順，因而他也就真正地作亂起來了。關於此類教人學壞的記事，羅刊內，有許多的例子，也都可以為證的。

當奴兒哈赤逆謀未著之時，有識之士，即以此為憂，如遼東巡撫李植，本有制奴之計，但為總兵李成梁所阻，計遂不行。李氏父子，世握兵柄，撫鎮以下，非其親暱，無不立被斥逐的，因此李植亦罷官回籍〔萬錄二十九年十一月辛丑〕。成梁又嘗棄地予奴，延袤八百里，驅居民數萬人，概作招還的逃民，冒廕封賞〔萬錄三十七年二月辛巳遼東巡按熊廷弼疏〕。又以賀馬之價，締結稅監高淮，以致軍馬疲殘，殊異往日。又與老酋相親，嘗陰嗾老酋，侵擾朝鮮，彼欲乘機取利，收朝鮮而郡縣之，以為一己封殖之計〔日記卷六卷十五〕。又萬錄三十七年九月壬午有「建酋與成梁誼同父子」一條。遼事之壞，也就是壞於成梁之手，而奴兒哈赤的勢力，也完全由李成梁之培植而成的。更有其時的朝廷，對於邊外的地方，也不知道因時制宜，但只曉得遵守祖訓，務以寬大為懷。萬錄三十六年二月丁酉禮部言：

伏讀太祖高皇帝祖訓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其疆界，無故興師，致傷人命，切記不可。

明朝的皇帝，是從來以敬天法祖為言的，因為敬天，所以才不願陵弱暴寡，致傷人命，因為法祖，所以才不倚恃中國富強，開拓疆土。例如宣德中關於安南的立國，也只是因為在這種寬大政策之下成就的。以當日安南疆土之廣，比之後來不及中國內地一州縣之建州，自然安南可以謂之堂堂大國了，此堂堂大國，其時「大明」，猶聽彼自為，而付之不問，則是後來之對於建州，自然更度外置之。因「大明」於奴兒哈赤，據宣錄卷一九四葉三云：「自天朝視之，不過一〔部〕落么麼胡也。」又據奴兒哈赤子之自言，則曰：「南朝邊臣，見我如昆蟲」〔仁錄卷十七葉五三〕。曰么麼，曰昆蟲，俱是些渺不足道之稱，因渺不足道，所以才姑息

養之，不以爲意，而奴兒哈赤的勢力，也就因此姑息之故，才得潛滋暗長的。不想「星星之火，竟成燎原，」此實當初明朝之所不料的。

(下)

王錄天命四年三月記薩爾滸大戰的結語有曰：

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明人稱北關，朝鮮實錄作如許。〕分路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滅，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以少擊衆，莫不摧堅挫銳，立奏膚功，策勳按籍，我士卒僅損二百人。……庚寅〔初七〕，大軍還都城，上顧謂衆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七萬，分四路併力來戰，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服我兵強，傳聞四方，靡不懾我軍威者矣。

天命四年，卽明萬曆四十七年。此條記事，真誇張之至，姑不必計較，但談談明朝的情形。時萬曆皇帝以久病之軀，高臥深宮之中，只日與婦女太監們在一處，不臨朝問事已二十多年，一切的奏章，大都留中不下，因而在內的大臣，也都遇事敷衍，不知以國事爲重，在外的文武邊官，又皆欺誑壅蔽，尤其是以遼東爲甚，以致內外上下，通同扯謊，事事都壞極了。卽如當時朝廷的會議，也都成爲故套，朱國禎湧幢小品卷八：

朝廷會議，皆成故套，先一日應該衙門於各該與議官，通以手本畫知，至期集於東闕，該衙門印官，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爲答問，遂輪書題稿，再揖而退。旣出闕門，尙不知今日所議爲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門嘖嘖，道其狀以告人者。

可謂腐敗已極，迨奴兒哈赤難作，其時非無一、二憂心國是之人，只是關於所上的條陳大計，又都置之不報，萬曆四十六年七月壬辰江西巡按張銓言：

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必悉諳，今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夷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之得。

又云：

爲今之計，職以爲不必征兵各省，騷動天下，但就近召募，益以遼兵，俟經略分布，屯集要害，修復城堡，多製火器，練習行伍，且以固吾圉，而厚撫北關，以堅其敵，多行間諜，以潰其黨，然後用計乘隙，期於一創，以伸中國之威。……不報。

以當時明朝的衆大，無論或攻或守，只要計算周到，制一奴兒哈赤，總是綽綽乎有餘的。不過奴患起之突然，諸皆未備，倉卒興師，亦非勝算，所以就制奴的方略論之，自然張銓之言，極爲有見，即使少寬歲月，姑置奴兒哈赤之罪不問，亦無不可，待軍事一切整頓就緒，人齊餉足，士馬精強，然後選一智略之士，如熊廷弼之流，委以平遼之任，只責成功，不限時日，則是「搗巢殲奴」，不難指顧可期的。無奈當時計不出此，既不以張銓之言爲然，便當爲真正作戰之圖，比如經略一官，關係何等重大，乃竟妄稱楊鎬爲文武全才，用之爲經略，不知東征時，鎬嘗經理朝鮮，輕率寡謀，偏聽李如梅等縱酒戲謔，蔚山之役，舉垂成功而取之，（註二）爲勘科所糾。任遼撫時，又嘗上僞功，結交李成梁父子，亦因人言去職。至是，年近望七，霜已加鬢，復又謬起爲經略，俾征建州，遂至三路喪師辱國，幾危社稷，而奴兒哈赤的得志，也就是因此而起的。

還有調兵一事，當時也不肯認真辦理，只圖以少數塞責，萬曆四十七年三月遼東經略楊鎬奏：

蓋奴酋之兵，據陣上共見，約有十萬，宜以十二、三萬方可當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僅七萬餘，豈能相敵。

此七萬兵數內，更有很多尪羸不堪的。見同書四十六年十二月壬戌楊鎬奏。此些兵馬，剛到了遼陽，尙未及餵養休息，廷議便以四方援遼之兵大集，恐師老財匱，如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他們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只欲以僥倖取勝，因之楊鎬也無可奈何，不顧一切，若天氣，若地理，若士心，他都一概不計，而便慌慌張張的出兵了。據鎬的奏報，原擬二月十一日，大兵出邊，適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復改於二十五日，分爲四路，北以開元路從清安堡出邊，以原任總兵馬林爲主將，此攻奴之北。從此而南，則瀋陽爲一路，從撫順關（西北距奴

會城二日程，見宣錄卷七十一葉四三。〕出邊，以山海總兵杜松爲主將，此攻奴會之西面。從此而東，以清河〔西距奴會城一日程，見同前。〕爲一路，從鴉鶻關出邊，以遼東總兵李如柏爲主將，此攻奴會之南面。從此而東南，以寬奠爲一路，自涼馬佃出邊，以總兵劉綎爲主將，此攻奴會之東面。時鎬又按萬曆二十年征寧夏噶承恩故事，萬金懸賞，加級示酬，如有能生擒奴會或斬首以獻的，賞銀一萬兩，陞都指揮，次八十〔十字，疑大字之誤。〕總管，次十二親屬，次中軍大頭目，次用事小頭目，均擬懸賞格有差。不必備錄，見萬錄四十六年十二月乙丑楊鎬奏。

此出邊之兵，雖曰四路，然兵止七萬，分之四路，則兵勢更弱，且師期已洩，致奴得爲備，萬錄四十七年五月己〔乙〕酉山西道御史馮嘉會言：

近日四路進勦，出揭發抄，略無祕密，以致逆奴預知，……又聞奴會狡黠異常，不但遼左事機，盡爲窺瞰，而長安邸報，皆用厚貲抄往，蓋奸細廣布，則傳遞何難？

奸細之外，更有叛將，可見奴兒哈赤勾結之廣，萬錄四十七年正月癸卯：

援將佟國祚以叛逃。先是，陝西固原遊擊佟國祚，領兵援遼，於萬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師次昌平，國祚聞伊父原任總兵鶴年降奴，遂萌叛志。給各官領兵先行，至二十九日，又詭稱家人佟六漢亡，卽差牢役邵進忠等追趕，國祚遂隻身輕騎脫逃以去。

國祚父子之相率投奴，大約亦以姓佟之故，於奴爲同姓。因「胡人」之俗，名曰同姓，則甚爲親密。（註三）見宣錄卷一二七葉二五。此援將亦逃，則明朝之事，自更無所不洩，而奴兒哈赤亦自然更無所不備的了。

再說楊鎬四路之師，四路之中，惟以杜松一路爲主力，雖曰主力，其實亦只二萬有零，奴又利用奸細的報告，故悉其全力，以當杜松的一路。因松驍勇絕倫，平生以身多刀瘢自誇於人，目中固無建州奴兒哈赤的，所以輕騎深入，其勢直欲踏平奴寨。奴亦素憚松威名，因厚集兵力，在在設伏，以誘之入，遂爲所中。萬錄四十七年三月甲申朔：

先是……經略楊鎬議……以松爲一路，軍瀋陽，從撫順關出邊，約三月初二

日，兵次二道關，合營前進。松於初一日，〔照預定日期，提前了一天，後來楊鎬即以此事爲攻擊杜松之藉口，其實師期已洩，無論先出後出，終歸一敗而已。〕撫順提兵，直渡渾河，生擒活夷十四名，焚剋二柵，隨乘勝進勦。至二道關，伏夷突起，約三萬餘騎，與我兵對敵。松率官兵，奮戰數十餘陣，欲圖聚占山頭，以高臨下。不意樹林復起伏兵，對壘鏖戰，天時昏暮，彼此混殺。而車營槍砲，以渾河水勢深急，擁渡不前。松與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等，力窮援絕，遂致潰亡。

日記己未〔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戊戌：

……平壤砲手李守良等自戰所逃回……自言：〔二月〕二十九日，隨總兵〔杜松〕到一處，前有大江，水深沒肩，艱關得渡。又過一江，即其上流，而水又深，軍半渡，賊自東邊山谷間迎戰。又一陣從後掩襲，首尾齊擊，漢兵收兵結陣。賊大噪薄之，漢兵亦哈喊齊放，賊中九中馬者甚多。方爲酣戰，賊一大陣，自山後下壓，漢兵大敗。

由此兩條，則可見奴兒哈赤之致勝，乃係得之於僥倖，得之於偶然，得之以多擊少，以逸擊勞，以主擊客，且又係三路埋伏，以靜制動，以突然之勢，擊杜松之不意，松烏得不敗。據萬錄：「賊以備開鐵之兵，與備撫順之兵，合而攻之。」此即傾國之證。又記杜松之敗，有：「二萬餘官軍〔王錄作六萬〕，一時併遭陷潰。」以此計之，則奴兒哈赤差不多以數倍的兵力，擊杜松二萬之孤軍。又適值天雨，寒風凜烈，松之士卒皆戰慄，不及結營，又不諳地利，松之致敗，此皆重要原因。

至於馬林的一路，因營稗子峪〔三岔口邊外〕，夜聞奴陷杜松軍，軍中遂譁。及旦，敵至，林甚恐，遂提部下兵，避其鋒以去。監軍潘宗顏獨留殿後，奮呼殺賊，膽氣益勵。與遊擊竇永澄守備江萬春通判董爾礪等，及所部健丁，冲突鏖戰，賊死亡枕籍。自辰至午，力竭不支，遂同遇害。先是，宗顏陰知馬林不可共事，未出師前，遣書經略楊鎬，云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別帥，當此重任，而以林遙作後應，庶其有濟，不然，不惟誤事，且恐此身實不自保。至是果如其料。

此路之敗潰，據楊鎬的奏報，奴兒哈赤也是用全力來攻的，即於擊敗杜松一路之後，乘勢轉攻馬林之師。不幸馬林庸懦怯戰，不敢與奴爭鋒，僅潘宗顏殿後的餘軍，以當奴兒哈赤的全力，雖曰力竭而死，然賊之死亡枕籍，奴兒哈赤亦必膽寒的。使馬林亦如潘宗顏等之奮呼殺賊，則奴兒哈赤於此路，亦未必得志，故此路之敗，楊鎬亦不能辭喪師之罪的。

又李如柏的一路，則因松敗之日，楊鎬檄之使還，所以如柏之師獨全。當時言路甚憤，劾如柏與奴有香火之情，故奴未嘗一矢相加遺。又劾其曾納奴兒哈赤弟素兒哈赤女爲妻，見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曾女壻作鎮守，未知遼東落誰手」之謠。又有人劾楊鎬庇護私人，敗壞封疆。此段是非，具載萬錄，此處可以不論，我且說東路劉綎之師。

此路之師，據日記己未二月二十六日都元帥姜弘立啓稱兵不滿萬，〔實則萬餘人。明史劉綎傳作綎兵四萬〕，器械齟齬，又無大砲火器。且云劉綎自知必死。當時弘立與劉綎有一問答之辭，最可看出楊鎬喪師誤國之罪，實不在小。如云：

臣問曰：然則東路兵甚孤，老爺何不請兵？答曰：楊爺與俺自前不相好，又要致死，俺亦受國厚恩，以死自許，而二子時未食祿，故留寬田〔佃〕矣。臣問曰：進兵何速也？答曰：兵家勝算，唯在得天時，得地利，得人心而已。天氣尚寒，不可謂天時也。道路泥濘，不可謂地利。而俺不得主柄，奈何？頗有不悅之色。

又小注云：

綎嘗鎮四川，有手下苗兵甚精猛，嘗以禦西羌，屢捷。及是，綎言少需即來，鎬不許，促進兵，故云。

記事內所云「不可謂天時」，據日記二十五日己卯，即：「風雪大作，三軍不得開眼，山谷晦冥，咫尺不能辨。」大雪中行軍，自然苦不可言，此於地利人心，影響都很大。最誤事的，不但劉綎未至之兵，楊鎬不許少待，即劉綎現在之兵，亦多雜駁不堪，此尤爲東路一大缺點。清朝全史上一葉一〇九：「劉綎祭軍旗時，屠牛三刀始斷，其軍器之不利可知。彼又令兵士試馬，常墮武器於地上，深歎招

募軍之無用，乃主張自練精兵二、三萬。劉綎本爲名將，膂力又遠越時流，當時兵士第一短處，彼實洞察者也。」劉綎之勇，王錄亦稱之，如云：「綎於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名震海內，所用鑲鐵刀百二十斤，天下稱爲劉大刀」〔明史劉綎傳同〕。又後來清人筆記中，稱述劉綎的，也常常可以見到。例如鈕琇觚賸正編卷四：

劉將軍綎，勇敢善戰，每奏功，以負氣難下人，故旋起旋廢。蓄健兒戰馬，雖家居，豢養如平日。黃貞父令進賢，將軍款之，偶及技勇，命取板扉，以墨筆錯落亂點，袖箭擲之，皆中墨處。又出戰馬數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卻，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投閒，何足惜，獨令羣馬伏櫪思戰場，爲可惜耳。言已，歔歔，貞父亦改顏良久。

劉綎之才勇智略，（註四）既如上述，假若當時朝廷如果有人，卽任劉綎以方面之任，使之專力剿滅奴兒哈赤，則事之敗壞或不至如薩爾濟之役。可惜劉綎只因受制於庸人，雖然才勇超羣，雖然智略出衆，亦終埋沒無用。又因楊鎬挾經略之威權，報私人之宿恨，縱心指揮，一味催促進兵，因而劉綎始無可爲，自知必死。我於此，發鎬之心，不過欲微倖一擲，勝則攬功於己，敗則移罪於人。例如杜松之覆沒，鎬不但不自咎調度失策，反深咎杜松自取敗衄，致覆全軍，奏請不得優卹。此種用心，尤爲可恨。所以一時的名將，如松如綎，都因此斷送於庸人之手，而明季疆場之壞，自然也就是這類的原因，此在當時俱是甚爲可慨的事。

我再談劉綎之兵，他雖然自知必死，自知倉卒興師，最犯兵家之忌，然猶冒着大風甚雪，領了些極疲極弱之兵，催趲前進。卽如有人告以步兵負重，不能趕上馬兵之意，綎慨然嘆曰：「俺亦知之，然期日已迫，不可後於他路。」行兵之急促，此亦可見。

又劉綎自寬奠出發，中間經過了很多的險遠道路，和許多縈紆的大川，卽以二月二十七日行兵的情形說：「今朝又將過涉橫江，比鴨兒河深廣，少有雨水，渡涉極難。鴨兒河凡四渡，深沒馬腹，水黑石大，人馬艱涉。軍人各持行裝，未到半路，疲憊已甚，所齎之糧，亦已垂盡」〔日記〕。這樣的飢疲不堪之狀，不說令之上陣對敵，就是單看走路之苦，他們也都有些不能勝任了。

雖然說不勝行兵之苦，總因「期日已迫，不可後於他路。」據日記：二十八日，都督留宿牛毛寨。並云：「所謂牛毛寨，比鐵嶺益險，樹木參天，賊新砍大木，縱橫澗谷，使人馬不得通行；如此者三處，且斫且行。日沒將到牛毛寨，原有三十餘胡家，已經焚燒，埋置米穀，都督軍兵，掘取爲糧。」像這樣的情形，又走了數日，於三月初二日進駐深河地方。深河去建州六十里，可說算是到達目的地了。

此些極疲極弱之兵，在未到達深河之前，即是在途中行兵的時候，他們也很打過幾次戰，並且擒斬之數也很不少。據日記，很有許多比較詳細的報告，此些報告，因爲原文太長，這裏不必引，姑就萬錄，舉其總數言之。據四十七年三月甲午楊鎬的奏內，有：「惟寬奠劉綎，今報生擒斬獲共五百一名額，及牛羊等物。」此奏內有一分類的細數，我應當說出，大家也應該注意。即是生擒的當中，還有漢人八十八名。此些漢人，當時都自稱「真夷」，朝鮮實錄嘗稱此輩爲「假健」，甲編葉四七則又直稱此輩爲「真滿洲」。可見此類的「真滿洲」，才真是明季的真正大害。

我再檢日記記載劉綎敗沒的情形，據三月十二日平安監司馳啓：「天朝大兵，以初四日敗績於深河。」其啓文又有云：

賊既敗開鐵撫順兩路兵，回軍東出，設伏於山谷。喬遊擊〔一琦〕卒遇奴伏於富車地方，一軍敗沒，僅以身免〔後墮崖而死〕。都督見前軍不利，督兵進薄。賊大兵奄至，彌滿山野，鐵騎驟突，勢莫敢敵，蹂躪廝殺，一軍就盡。都督以下將官，坐於火藥包上，放火自殺。

綎之自殺，當時中朝所得的消息，則有「綎深入奴寨，被賊冲管，存亡未卜」之報。見萬錄四十七年三月丙申大學士方從哲奏。後來又過了很久，至四月十五日戊辰，御史楊鶴奏，才真相明白，奏中頗致恨於李如柏，言如柏如能偏師策應劉綎，則綎當不至死，或夾擊成功，亦未可知。如云：

綎提兵深入，已破奴酋十餘寨，堅壁列營不動。奴酋設計誘之，用杜松陣亡衣甲旗幟，詭稱我兵，乘勝督戰，綎始開營，遂爲奴酋所敗。然猶大戰數十合，養子劉昭孫〔明史劉綎傳作招孫〕出入死鬪者，有萬夫莫當之勇。

若使清河聞警，李如柏少聽賀世賢之計，偏師策應，殺入重圍，劉綎當不至死，或夾擊成功，未可知也。

只因楊鎬爲人，性情險辟，〔宣錄卷八九葉三，另外參（註五）〕才有劉綎之死，因劉綎之死，才有奴兒哈赤後來之得志，此實明朝的大不幸。所以楊鶴奏本末尾又有曰：「傷哉宿將，臣誠不忍見聞也。」此傷心之事，不但當日目擊的楊鶴，不忍見聞，即如我們現在討論此役的戰爭，也很有些不忍見聞的。又按，奏本內關於「詭稱我兵」一言，亦應鄭重說明，即此「詭稱我兵」之人，自然又必是漢人無疑的，否則言語不通，劉綎如何會開營上當呢？不料奴寨內，不肖的漢人，竟如是之無數，明朝自然不會太平的。奴兒哈赤敢於倡亂，也就是此輩爲虎作倀，不可不注意的。

除上面四路之師外，尚有北關和朝鮮，同時雖也有出兵之事，然據明實錄，北關的兵剛出，因知道杜松敗沒，又知道馬林一路亦潰，以此也就自行撤歸了。至於朝鮮，雖曰出兵一萬三千，則因不鍊〔練〕之卒，多懷觀望之心，充其量言之，最多也只可爲助張聲勢之用。朝鮮的兵勢既如此，同時又因奴兒哈赤也不願與朝鮮啓釁，多樹敵國，所以他們也就修好了。王錄所記朝鮮元帥姜弘立的投降，即此之類，我不必細說。惟是朝鮮弱卒的中間，本來也還有一部份不怕死的好漢，不可不記，因爲是些不怕死的好漢，所以他們殺敵也就非常之多。日記卷一三八葉一四九：

〔三月〕十二日平安監司馳啓……我國左營將金應河繼進，布陣於野次，設拒馬木，兵纔數千，賊乘勝薄之。應河令火砲齊放，賊騎中丸者甚多，再進再退。忽西北風大起，塵沙晦冥，藥飛火滅，砲無所施，賊以鐵騎蹙之，左營兵遂敗，死亡殆盡。應河獨依大樹，以三大弓迭射，應弦穿札，死者甚衆，賊不敢逼，乃從後刺之，鐵槍洞胸，猶執弓不釋，虜人亦皆嘆惜。相謂曰：若有如此數人，勢難極當。稱之曰依柳將軍。

此金應河的敗亡，自然也是受了天時的影響，如「忽西北風大起，塵沙晦冥，藥飛火滅，砲無所施。」所以日記同卷葉一二八「天時人事，皆無可恃」的話，也就是預爲此等情形而憂的。又如啓內「勢難極當」四字，拆穿了說，即是他們自己

承認也有些膽寒的。由此一言，最可證明奴兒哈赤的兵，並非「三頭六臂」，並非「天下無敵」，只要一遇勁敵，他們也是難當，也是膽寒的。例如後來黑山〔渾河南〕之戰，「川兵六七千，當虜騎十萬，雖衆寡不敵，終至於殲滅，虜之死傷者亦相當。虜至今膽寒」〔日記卷一六九葉五五〕。又如羅一貴西平堡之守，「殺賊與城齊」〔天啓實錄二年正月丁巳〕，俱膽寒之證。明清史料內，此例更多，如乙編葉六四記島師大捷，殺死達賊不可勝紀，達賊畏縮，奔於八十里之外，不敢復近海岸〔仁錄卷二四略同〕。又同書葉九五五更有關於達賊遇強則遁的記事。諸如此事情甚多。〔我撰有「清入關前之真相」一文，專記此類的情節。〕

所以薩爾滸之戰，關於奴兒哈赤之致勝，只可說得之於僥倖，得之於偶然，而明朝之三路喪師，亦只在用人之不當，與應付之忽略。據萬錄二十八年征播之役，尙八路出師，用兵二十萬。而此次援遼之師，僅僅湊合了七萬有零之兵，又雜以許多募兵和尙羸不堪的在內，且又分之四路，以勞赴逸，以客當主，以短擊長，失策如此，怎麼不敗？又況三路之敗，乃敗於各個之爲奴擊破，此各個之爲奴擊破，就是說路路之敗，都是奴兒哈赤用其數倍的兵勢併力合攻的。因明朝三路之師，多只二萬零，少則萬餘人，加之道里遠近，三路又各有不同，故到達指定地點的日期，亦各有先後之異，奴兒哈赤賴奸細傳遞消息靈通之力，所以才得看準了此項缺點，他就利用這一點，併力在一起，因而三路之師，才各個地被他擊敗的。彼奴兒哈赤之僥倖致勝，得力卽在此。而所謂薩爾滸的大戰，破明朝傾國之師，真相乃只如是而已。後來奴兒哈赤之子皇太極，追述此役的往事，猶有若干誇張之言曰：

南朝恃大於衆，其勢直欲踏平遼地，明年二月，四路發兵，漫山塞野，孰意衆者敗，而寡者勝，強者傷，而弱者全乎？

此卽所謂天聰四年正月刻本諭，藏北京大學，前面已引用之。此條的記錄，仍不外重申當年以少勝衆之故事，有誇大的意思。然如「強者傷」云云，則似口氣稍弱，尙有些須真相可尋，與王錄只粉飾片面之辭，有些不同。又按「孰意」二字，則口氣尤弱，自然應作「出乎不意」的解釋，由此種的解釋，則可知他們對於薩爾滸

戰爭之獲勝，實又無異自承是得之僥倖，與得之偶然的了。

因爲僥倖，因爲偶然，所以他們後來的戰爭，也就常常的大遭挫敗了。且不說楊鎬後任的熊廷弼，「在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今僅言丙寅年，奴兒哈赤寧遠的慘敗。是役，奴兒哈赤以傾國的兵，詐稱三十萬，實只十三萬，圍關外寧遠的孤城。其時關外的各城，俱已逃跑一空，止剩袁崇煥一人，獨守寧遠孤城而不去。彼時只因崇煥一人有胆，於是寧遠城中才人人有胆。崇煥又移其妻於城中，示守此必死此的決心。崇煥的眼光，也和杜松一樣，目中也是沒有建州奴兒哈赤的。當奴兒哈赤身至城下之時，袁崇煥登時詰之曰：「汝何故遽爾加兵耶？」隨而西洋大砲與地砲，一時俱發，殺得無數的「胡人胡馬，騰空亂墮，賊大挫而退。」據朝鮮譯官韓瑗目觀之狀有云：「翌朝，見賊隊擁聚於大野之一邊，狀如一葉。」且云：「奴兒哈赤先已負重。」又云：「因慙悲斃命。」這才是「強中自有強中手」。而此奴兒哈赤之因傷斃命，不知當時「各國聞之」，又當作何說？然依奴兒哈赤昔日之言，則應曰：「傳聞四方，靡不懼我軍威者矣。」如依明人說，似又不如是，或應曰「爲三路之師報仇」，「爲明朝除兇雪恥」。因其時都下的人士，聞寧遠捷音，曾空巷相慶（國權）。

然此「除兇雪恥」之功，得之亦不易，袁崇煥之敗奴，敗奴於極盛之時，袁崇煥之敗奴，以一人敗奴十三萬，故曰不易。既非得之偶然，亦非得之僥倖，與奴兒哈赤薩爾滸之獲勝絕異。因寧遠大捷，袁崇煥自信有必勝之心，且又以「不怕死，不愛錢，真真血戰」十字得之，故能一舉而摧奴兒哈赤傾國之師的。奴兒哈赤既死，翌年夏間，其子皇太極欲謀報仇，復又悉衆圍寧遠，亦遭挫敗而退。據王錄：「是役，士卒損傷甚多。」明實錄記此次之戰，謂之「寧遠再捷」。自此寧遠再捷之後，彼等再也不敢走近寧遠一步，據乙編葉一一〇有云：「奴酋說，遼東兵馬尙勁，且城上利害，不敢近城。」此不敢近城之言，羅刊及王錄亦記載很多。此種情形，直至明朝未亡之前，而此寧遠一城，始終爲明據守的。可見袁崇煥所予建州的打擊，實在不小。

又按寧遠的兩次大捷，不僅在當時爲明人吐氣不少，就是後來清人纂修明史袁崇煥傳，亦有些記實之言。如「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

議戰守者，自袁崇煥始。」以此例之，很可證明當日明朝之制建州，無論時期的先後，只要用人得當，整頓得法，制一建州之奴兒哈赤父子，總是綽綽乎有餘的。此有餘之說，並非我們爲此說，乃是他們自中之言，例如甲編葉四八天聰二年八月失名奏本有云：

南朝雖師老財匱，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於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不幸而遇崇禎君暗臣奸，中了金人的反間計，誤殺袁崇煥，崇煥既死，自是明朝的好人，才不敢出頭，而明朝之必亡，也就從此註定了。我於此，應再補說一句，就是說，明朝君臣之殺害袁崇煥，依實際上言之，自然也就是爲金人除敵，自然也就是爲奴兒哈赤報仇了。由此類推，則薩爾濟三路之喪師，以及楊鎬的誤國，也就大可不必多責了。

(註一)萬曆三十六年三月辛亥，諭兵部：建酋不思國恩，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爲？又三十七年二月甲寅：遼東六萬餘人，因邊差徭繁重，逃在彼境，久假不歸。又三十七年四月己巳：兵部尙書李化龍言，奴所招撫，多我華人。又四十年五月壬寅，禮部主事高繼元言，女直夷人，半係中國飄梁。又四十二年二月己酉：遼東巡撫張濬言，奴酋陷我遼人，遼人久爲所用。又四十二年九月壬戌：巡按山東御史翟鳳翽言，向來夷漢一家。又云：高淮一撤，參隨司房等役，半投東夷，與近年懼罪脫逃之人，俱以奴寨爲窟穴。

(註二)宣錄卷九七葉五，右副承旨鄭經世啓曰：攻烏山之時，吳惟忠送人於經理曰：當及今日未備之時，急攻之，則可即下也。則經理割其來人之耳，如是至再云云。又卷一百一葉十九，右議政李德馨曰：二十二日（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克捷之後，乘勝直搗，則有如破竹之勢矣，而反自鳴金而退，軍情皆如是歸告經理耳。按，吳惟忠係南兵，任浙江副總兵，爲戚繼光門下，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惟忠奮勇先登，身中鐵丸而不退，功居第一，而反爲罷黜。二十五年五月，率部下三千九百人，再至朝鮮，據宣錄卷八十八葉十九賀惟中有曰：「持身不嚴，檢卒能嚴，東征諸將，實鮮其儔。」楊鎬則以爲南人素奸，因此於南北軍兵，待之不能脫彼此形跡，故南兵皆怨之。

(註三)親密之事，又有最先附奴兒哈赤之鎮江遊擊佟養正一支，入關之後，更與清室世爲婚姻，如孝康章皇后，如孝懿仁皇后，如雍正所嘗稱之舅舅隆科多，皆養正之後世子孫，亦即清實錄大書而特書之滿洲也。

(註四)劉綎的生平，如爲吹毛求疵之論，自然也有些可議之處。例如朝鮮宣祖實錄記劉綎青年時東征事蹟，是非前後極不一致。不過朝鮮論人，往往偏於感情，初不必於某某人有一種真是非，但憑一時之感情發些議論而已。所以其所是之者，未必全是，而非之者，也未必全非。我以爲應當「功疑惟重，罪疑惟輕」，因爲劉綎生前既名震全國，後來又父子捐軀，這都是轟轟烈烈的事實，可謂「大節無虧」，所以我們不應當過事吹求。如李定國，我們只當記其盡忠明室之事，其他的一些小節目，都不必細論。又如論洪承疇，我們只當記其背明之事，不當再說他的生平如何廉潔和如何小心謹

慎。因爲洪氏大事且糊塗，小事自然也不足論了。

(註五)宣錄卷八八葉四十，上曰：楊鎬何如人也？李恆福曰：中原人謂其性快，而無慈祥仁厚之意，故所在地方，人皆苦之云爾。又卷一百葉十七有云，經理……慮事率爾，發於意則雖千百人言之，不少撓改，是乃斯人之病痛也。

按：楊鎬之禦倭於朝鮮也，中國士大夫之論，與朝鮮廷臣所記不同（見朝鮮實錄）。晚歲督師遼東，一舉而喪諸路之師，是固有罪矣。然舉當時情勢論之，兵非部曲，師由烏合，朝不議兵，而惟知督戰世昧遼事，而妄論邊略，加以宦寺當國，主昏臣庸，雖以命世之才，如熊廷弼袁崇煥者當之，猶無可爲，況楊鎬乎？故奴兒哈赤之捷，雖全出於微倖，而成其微倖者，責在明廷，不在楊鎬也。

老奴初志，僅欲作緣邊自由掠奪之酋耳，三世而鯨吞區夏，豈彼夢想所及？然此等事例，前史多矣，凡一部族之突起，幾皆如此，誠緣所對壘者，皆遊屍走肉也。使老奴生於明初，一裨將平之矣，生於正嘉，一大將平之矣，生於明季，而君非熹思，或臣不樹黨者，熊袁亦早平之矣，是彼之成功誠幸運之集合也。然彼能以一人之力，集數萬之衆，對萬里一統之國，成此大事，其智勇固不世出，把握此義，則如成吉思帖木兒之崛起，其道亦不殊也。論史事者，權衡彼此，或得其平乎？

編者傅斯年附識。